

小学校园不需要“气势恢宏”

■本报记者 张鹏

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新建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竟然拿下了一个建筑大奖。

由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的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江宁校区新校舍，斩获2022年“RICS中国”年度建造项目优秀奖奖，被外界评论为是“一个有教育灵魂的学校建筑”。

这所学校的校园，究竟好在哪里？作为校园建筑设计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上海市特级校长张人利给记者介绍这座校园，首先提到一个字——“小”。在他看来，校园建筑区别于普通的公共建筑，在空间的设计和使用上，要照顾到孩子们的使用感受，要承载育人的功能。

“小学校园的尺度要适合孩子，不需要太大，更不需要气势恢宏。”让张人利自豪的是，新学校不仅“小而美”，适合小学生和初中生，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传统校园大楼“火柴盒式”的框框。

教学大楼的每个窗户形状都不一样，灵动且精巧；校园有一半地方都可以作为体育设施，满足孩子运动、活动的需求，刮风下雨都不怕；学校里最好的空间、公共的空间都留给学生，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校园建筑中得到体现……

这是怎么做到的？近日，记者踏进了这所2020年9月启用的校舍一探究竟。



▲占地1000余平方米的图书馆里，不同年龄的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读书环境和区域。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江宁校区新校舍。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两个全都”“两个全不”，怎么做到的？

新建成的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江宁校区，座落在静安区海防路，占地仅23亩。

“校园不大，但宝贵。”按照张人利的说法，“金贵”两个词，透露出了学校的建筑设计上的难度。“要千方百计地发挥每一寸土地的作用”。

从教50多年，张人利拜访过世界各地不少名校，包括大学和中小学。令他颇为意外的是，但凡小学名校，几乎都是“小而美”。

“小学校园，确实不需要太大。”张人利说，学校校舍的建造，首先要考虑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在他看来，如今不少新建的小学校占地面积不小，一走进去，就给人一种“气势恢弘”的感觉——虽然校园色彩明艳，“有山有水”，可懂教育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校园未必适合年龄较小的孩子。

理由很简单：低年龄段的孩子自控能力较差，大多喜欢奔跑。校园面积过

校门倒退8米，家校矛盾缓和不少

虽然新学校的校园面积不大，但校门的设计却很“舍得”——原本按照设计图纸，校门是沿着马路齐刷刷地建造。张人利看到图纸，提出修改建议：将校门倒退8米，这样，就可以预留出一块200平方米的带顶空地。

很多人不理解，在如此金贵的地段，“圈地”还来不及，怎么要让出这么一大块？

张人利娓娓道来：小学生甚至低年级的初中生，每日上下学都有家长接送。对学校来说，若校门口预留出足够的接送空间，不仅能保障学生和家人的安全，也可以让校门口马路的交通更加通畅。而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家长接孩子也

一年20%阴雨天，学生也能每天运动一小时

在静教院附校，一组数据让张人利颇为骄傲：学生的文体活动十分丰富，肥胖率在降低、近视率在降低，比一般学校大约低20%。这是很了不起的数据！

在张人利看来，一个学校的品位，首先体现在体育设施上。故而，新校园在设计之初，张人利最早决定的便是：“拿出一半面积建造体育场和设施！”

如今，天气晴朗时，学生在体育课和大课间活动期间，都可以尽情在绿茵操场和250米环形跑道上运动锻炼。下雨也不用担心，操场上的跑道有一段与教学楼公用的屋檐，可以供两三个班级的学生上体育课，保证了学生在校期间每天一小时的体育锻炼。同时，还有3个标准的室内篮球馆和1个智能化交互式室内体育馆供学生们游

校园建筑，也承担培育创新思维的功能

从这所建成不到三年的校园门口望进去第一眼，便看到占地1000余平方米的图书馆。“双减”之后，图书馆的作用明显发挥出来——教育部要求小学生早晨上课时间不得早于8:20，初中生不得早于8点。但考虑到部分双职工家庭家长上班路程较远，学校让孩子可以提前进入校园，在图书馆里阅读。

张人利设计过，小学和初中实施课后服务后，全校还有近50名学生有5:30—6:00的看护需求。这时候，图书馆又利用起来了，值班教师把这些学生集中在图书馆里，既节省了学校的管理成本，也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在图书馆里，不同年龄的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读书环境和区域，比如高年级学生可以端坐在桌前或者围坐在一起阅读、学习，低年级学生则可以脱鞋盘坐在阶梯式台阶上，甚至半躺着阅读，怎么舒服怎么来。张人利说，过去评判一个学校的图书馆，总是以藏书量、图书馆面积大小等作为评价指标。当下，更应该

大，孩子们跑起来，容易受伤；此外，孩子们有时难免顽皮，若藏匿于校园某一角落，寻找起来也有难度。

所以，这些年龄段孩子的特点，理应在校园建筑的初始设计中考虑进去。

新校舍建成后，张人利也曾邀请几位工程专业出身的朋友到校指导。几个“内行”看了一圈，有感而发：“这不像学校呀，每个教室里的窗户大小都不一样，跟我们传统的教室不一样！”

原来，新校舍有40个教室，这些房间并非像“火柴盒”一样整齐划一，而是错落有致地布局在整个校园里。遵循的原则是“两个全都”“两个全不”——40个教室全都朝南，全都南北通透、全部不沿马路、全部不沿操场。再配合专门设计的窗户，确保每个教室的采光和通风，同时保证教室里的安静。

这样设计有何妙处？“即便学校对面正在建造楼房，老师在操场上播放运动音乐，教室里都是安安静静。”张人利说。

不必淋雨，这样，心情就会舒畅不少。

这些细节，看似微小，有时候却是减少家校矛盾的关键点。

去年夏天，有家长发现，教师办公室开空调的时间，比学生教室早了10天。这是怎么回事？有家长找到张人利“吐槽”。张人利马上带着家长在校园里兜了一圈，也揭开谜底：学校把最好的空间都用作学生教室，通风和干湿度都有保障。一些朝向不理想的地方、沿马路的地方，则用来做行政办公室、教师办公室以及会议室、实验教室等。老师的办公环境不如学生教室舒适，所以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办公室开了空调，而不是“偏心”教师。

戏、运动。

这样的设计不无道理。张人利计算过，上海一年中几乎20%是阴雨天。天气不好，孩子们就无法运动。加上如果操场用真草皮等，需要更长时间的维护期，学生们能真正在户外运动的时间有多少？现在即便下雨，全校也能满足8个班级同时上体育课。换言之，学校的体育课并不受天气影响。

而交互式室内体育馆能实现多场球馆互换，比如能够根据需要设定成羽毛球馆、排球馆等，同时又能记录学生的身体和运动信息。“让学生下课不要跑、不要奔，这不符合这一年龄段孩子爱运动的天性。”张人利说，关键是要设计更智慧的校园，让学生们安全地奔跑、健康地锻炼。

关注图书馆利用率是多少？我们的学生究竟进到图书馆看书了吗？如果把图书馆放在教学楼五楼的角落里，每天又有多少学生会去看书呢？

如今，基础教育领域内，如何培养具有创新意识、思维能力的学生，常常是教育者提及的话题。张人利说，培养孩子的创新素养，要从建筑设计伊始就考虑在内。比如，在静教院附校，除了以班级为单位的教室，还有10个跨学科教学实验室，以项目化学习的方式，能更好地让学生将知识运用在具体的生活实际中，激发他们的思维。

在这所新校园里，每层楼面都有“议空间”，学生和老师可以在这里随时对话……张人利说，但凡诺贝尔获奖者较多的校园里或者研究机构中，能让大家交流的空间必不可少。“在我们的学校里，就是要让学生打破年级、班级的限制，随时随地随处都有可以坐下来谈话的地方，哪怕是闲聊，互相交流生活和想法，才有更多的金点子从中萌生。”张人利说。

对话张人利：建造校园，应听听教师和学生的心声

■本报记者 张鹏

有着50年教学经验的上海市特级校长、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张人利，三年前“跨界”做了一次建筑设计师——设计自己学校江宁路的新校园。校长参与设计学校校舍，让这座校园里的建筑“活”了起来，更有了教育的内涵和灵魂。

一座理想中的校舍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才能建成？文汇报记者与张人利校长面对面，畅谈了这些过去在基础教育领域内并没有被过多提及的话题。

问题1：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校园建设、改造过程中，强调了育人的功能，这是教育理念上的进步吗？

张人利：让中小学校园建筑本身会说话，有灵魂，这是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新现象、好现象。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学校校舍、校园和医院一样，应该是具备较强专业性的建筑，因此，我们一直要呼吁的是，在校园建设之初，就应该多听听校长和一线教师，乃至听听学生的想法和需求。

比如学生喜欢运动、喜欢午饭后在舞台上展示自我，就要在校园中为学生搭建各类运动场地和展示自我的舞台。又如，上课的教室需要绝对的安静，即便这些教室没有整齐划一排在一起，也没什么关系。

而另一方面，校园建筑也不能将目光单纯停留在学校教育层面，也要与区域文化、经济等环境因素互相融合。以我们学校为例，我们坐落在“老静安”，是一个中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地方。因此，学校的建筑设计，既要考虑到符合教育发展的方向，也要符合周围环境和建筑的特色，与整个地域面貌相融合。于是，这座新校园的色彩采取了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江南灰白色”，和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哈佛红”两种颜色为基调。其中，建筑的底部以灰白色为主，代表我们中国文化是学校教育的根本。

问题2：设计建造一座校园并不容易，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周全。您提出要让师生在这里开开心心读书和学习，如何才能做到？

张人利：学生和教师才是使用这座校园的人，顾及他们的使用感受是最重要的。比如，修建学生食堂和教职工食堂时，我们的设计图纸就被推翻了很多次。以学生食堂为例，这个校区有1400名学生，起初食堂设计面积“巨大”，我看了图纸，将学生食堂的规模修改为700人同时用餐。不少教师疑惑了：这会不会造成学生排队、食堂拥挤？要不要将学生分时段安排用餐？

现实情况是，即便没有分时段安排，也没有出现拥挤的现象。全校学生并不会同时涌入食堂吃饭。总会有老师会多讲几分钟，总会有学生下课多问老师几个问题，他们就会晚点来到餐厅。而有的学生很饿，就会在下课第一时间冲到餐厅吃饭。还有的学生吃饭快、有的吃得慢……我多年的工作经验验证了，这个规模的食堂足矣。



上海市特级校长、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张人利。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卢思语

“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大师是每一所大学最重要的财富。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大学让很多毕业生最大的感触是“学校改变了我一生”，这也是衡量大学是否成功的标志之一。

一流大学不仅有大楼，还有大师、大爱。他们的精神滋润出大学的精神，他们的风骨影响着大学的风气。他们的传奇人生存在于校园的每一个无声之处，正是代代传承的无言之教。

大师与小楼

当杨福家195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时，复旦校园还很小。教学楼的东面还是农田，也没有高楼，全校全部建筑面积一共6万平

方米，还不到现在复旦光华楼办公面积的二分之一。但是这位后来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巨大影响的年轻人，与他的同学们依旧怀揣着期待与热爱，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有一流的大师，如数学系的苏步青、陈建功；物理系的周同庆、卢鹤绂、谢希德；生物系的谈家桢……

杨福家大四那年，一级教授卢鹤绂开设了原子核理论课，并担任杨福家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领略到“物理之美”的杨福家，从此一生钟情于原子核物理学科领域。毕业后，他留校任教，24岁担任原子能系副系主任。这里成为他学术之路和教育理想的起点。

复旦校园里编号100号的小楼，是杨福家和他的同事在1958年创建原子能科学系的地方。这里先后走出了2500多名毕业生，他们投入了与核科学技术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工作。杨福家也成为后来年轻人仰慕的大师。他培养了国内第一批实验核物理博士生，做出了一系列中国第一。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吴文俊同样深受大师精神滋养。他曾说，“我的数学底子是在交大打好的”。吴文俊是交大1940届毕业生，有两位老师对吴文俊影响最大，一位是武崇林，一位是郑太朴。

当时的交大数学系，只有吴文俊和赵孟养两个人，并且两人都想转系。武崇林给学生们讲授高等代数、实变函数、高等几何。他的课形象生动，重于解答疑难，启发学生们的兴趣。受他影响，吴文俊的兴趣才从物理转向数学。武崇林见吴文俊对数学有兴趣，就经常从家里带一些私藏的数学方面的书籍给他，很多都是罕见的专业书。当时大学里，一到星期日，大家要么外出游玩，要么聚在一起聊天，而吴文俊则喜欢泡在图书馆里。交大老图书馆收有超过7万册中西图书，杂志阅览室和普通阅览室都是吴文俊常来的地方，但他最常在的还是自修室。吴文俊在自修室里一待就是一整天，他喜欢在几本相关的书上找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吴文俊成为国际知名数学家后，一直关心交大数学系的发展。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园，有一条吴淞路，这是上海交大师生以自己的方式向大师致敬。为了纪念吴文俊的杰出贡献，2019年，上海交通大学吴文俊数学中心正式成立，如今这里也成为优秀年轻人集聚的地方。

大师和大爱

大学是培养英才之所在，也应该是大师云集之处。真正的大师，于学问可为人师，于品行堪为世范，是一所大学的旗帜，更是几代学子的精神滋养。

清华大学的陈寅恪、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复旦大学的陈望道、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这些大师的故事传承至今，影响着校园内外的年轻人，大师精神的传承正是高校培养学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如今，大师剧以各高校名家大师为原型，将他们的传奇人生搬上戏剧舞台，在致敬大师的同时，达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效果。

大师精神是什么？大师精神是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人文传承；是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是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是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作风；是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治学风范；是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盘点那些打动人心的大师剧，那些至今令人难以忘怀的大师故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任何时刻，当国家需要，他们的人生与命运永远

与国家 and 民族紧紧相连。大师们心怀“国之大者”，保持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一次次人生选择中折射出的为国忧愤、为国解难、为国尽责。戏剧艺术的形式，让青年教师与大师们跨越时空面对面，感受大师的大爱，接受穿越时空的理想信念教育。

陶行知先生曾说：“要把教育和知识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洗荡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有得呼吸。”各高校的老校长、学术大师、育人楷模等名家大师的理想信念和人生故事成为大师剧的基础，在校园的每个角落传递着“热爱祖国、勇于攀登、严谨治学、甘为人梯”的大师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大师剧《钱学森》的观看纪录，就一再被刷新。该剧首演于2012年，已在北京、上海、西安、重庆、南京、呼和浩特等地巡演16轮48场，线上线下累计观摩人次近20万。此外，每年《钱学森》话剧都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演，成为新生教育与新员工培训中的精彩一课。同时，钱学森主题展也曾先后走进美国、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国际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2014年以来，上海高校原创“大师剧”快速发展，除了上海交大的《钱学森》、上海交大医学院《清贫的牡丹——王叔义》、复旦大学《谢希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颜福庆》、华东政法大学《雷经天》、上海中医药大学《裘沛然》、同济大学《国之英豪》、上海外国语大学《寻找蒋椿芳》、上海海事大学《陈嘉震》、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等一批大师系列原创剧目、大师剧将美育与德育结合，开创了大思政教育的新模式，在各高校中引发热议，深受师生喜爱。

传承大师精神，涵养青年心灵

大师剧的创作与演出，将高校大师名家的传奇人生搬上艺术舞台，不仅传播了“大学精神”，也以大师精神涵养着当代年轻人的心灵。

清华大学的《马兰花开》，真实再现了“两弹元勋”邓稼先学习科研、以身许国的壮丽生命诗篇，在清华大学演出时几乎场场爆满。“当一个人有了理想作为支撑时，那么一切的选择就会变得有意义”“我要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这世上总有些东西比生命重要：理想，信念，责任，大爱”……在平时有些喧闹的网络空间，观看《马兰花开》后的学子们分享着精神收获。

与此同时，一代代清华学子深受邓稼先精神的影响，选择与祖国同行同向。50多年来，先后在核试验基地工作过的清华校友有200余人，很多成为基地领导和技术骨干。基地三任司令员、两位副总工程师、六任研究所所长均为清华校友，有3位校友被遴选为两院院士，13位校友晋升为将军。根据基地最新提供的数据，现仍在基地工作的清华校友有77位，他们都是20世纪八十年代后陆续到基地工作的。其中有36位博士，他们半数以上毕业于工物系，其他校友毕业于物理、电子、航空、精仪、电机、自动化、化学、化工、计算机、环境等院系，还有19位正在在职攻读清华研究生。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前赴后继，在基地奉献青春、建功立业，他们必将为新中国这一伟大事业打上清华人深深的烙印。

高校校园大师剧不仅为高校师生提供了一个美学实践的舞台，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生动高雅的思政课堂。师生不仅仅是受众对象，更是大师剧的创作者、表演者、传播者。

润物细无声中，青年学生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的学生万一毕业后赴美国密西根大学攻读电子工程硕士学位。从大一上学期参演大师剧《钱学森》起，几乎每一个假期，都有《钱学森》的排练演出活动，这部剧伴随了他整个大学生活。他说：“这部剧、这个特别的经历不仅仅是一份演出的任务，一份交大人的责任，更影响了我自己人生的轨迹。出国留学在上大学前对我而言，意味的是国外高薪的工作和安逸的生活，而现在我觉得学成回来，报效祖国才能真正实现我的理想，发挥我的价值。”北京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刘南甫同学说：“观看话剧《钱学森》使我深受教育和启发，在感叹钱学森老人传奇的一生后，不禁审视自己，要勇于克服学习生活中的困难，不断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梦想努力拼搏奋斗。”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